

中国古代 文学家族

熊明何宗美◎主编

辽海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家族

熊 明 何宗美 主 编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家族 / 熊明, 何宗美主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5.6 (2017.4 重印)
ISBN 978-7-5451-3466-7

I. ①中… II. ①熊…②何… III. ①古典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5422 号

中国古代文学家族

责任编辑 范高强 丁 凡
责任校对 王永清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辽海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451-3466-7

定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家园深处（代序）

当翻阅与清检中国古代文学之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里有许多父子兄弟、一门数人同为文学之星的现象，我们姑且把他们名之曰“文学家族”。可以说，文学家族现象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兄妹前后相承，共成《汉书》；应场、应璩、应贞先后为诗人；晋代“三张”、“二陆”、“两潘”连璧并称；谢氏家族的奇才代出；有宋之苏氏父子的文坛奇迹；明季袁氏兄弟的公安一派；还有以帝王之尊而文章特秀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父子以及李璟、李煜父子。他们的文学活动为中国文学史涂抹了几许斑斓彩幻，平添了几多佳话传奇。

中国古代出现的众多文学家族，是中国文学及文化发展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然而，长久以来，这一现象并没有引起文学界及文化界的关注，更谈不上重视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族现象，有其自身发展的自然脉络，有其发生、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当然，也有其独到的文学贡献和文化意蕴。

纵观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族，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或递进阶段，第一阶段是汉魏六朝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学家族，如班氏（班彪、班固、班婕妤、班昭）、应氏（应劭、应场、应璩、应贞）、蔡氏（蔡邕、蔡琰）、曹氏（曹操、曹丕、曹植、曹叡）、阮氏（阮瑀、阮籍）、萧氏（萧衍、萧统、萧纲、萧绎）以及所谓的“三张”、“二陆”、“两潘”等等。有的家族，甚至一门有数十人同为文学之士，如谢氏家族，不仅产生了谢灵运、谢惠连、谢朓、谢庄这样的大家，一门之中，在正史中记载有文集的就多达三十四人，有诗文留存至今的还有二十多人。又如彭城刘氏，据《南史·刘孝绰传》，这一家族中“兄弟及群从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真是“近古未之有也”。第二阶段是唐宋时期，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文学家族数量较少，持续的时间较短，与汉魏六朝时期相比，文学家族的发展处于低落状态，不过，仍然出现了一批在历史上有相当影响的文学家族，如王氏兄弟（王通、王度、王绩、王凝）、白氏兄弟（白居易、白

行简)、南唐中主、后主李氏父子(李璟、李煜)、晏氏父子(晏殊、晏几道)、苏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等等。第三阶段是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家族,经历了一个在零的起点上重新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宋以后的元代,是一个在文化上相对落后的民族入主中原,他的一系列政策如废置科举等,造成了文化的荒芜,当然也割断了唐宋以来文学家族的自然发展,到了明代中后期,特别是南方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在经历元末明初以来长期的文化积淀,文学家族又逐渐兴起,先后出现了如公安三袁(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吴下三冯(冯梦桂、冯梦龙、冯梦熊)以及宁都三魏、吴地毛氏、义宁陈氏等文学家族。

中国古代文学家族发展的这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文学家族的生成、发展都有其不同的特点,这里,我们以汉魏六朝为例来略加阐释。

汉兴以来,为了获得可以信赖的牧民官吏,刘邦及其继承者们推行了一套独特的选官制度——举孝廉。在把“孝”作为道德伦理规范加以提倡与弘扬的同时,也把它作为选官的标准。这一制度的实现,除了“孝”的存在之外,重要的还有其程序“举”,也就是一个人被选至少有两个条件,其一是他确有孝行,其二是有人“举”他。而这个“举”似乎尤为重要,谁举?一个人如果有孝行,而没有人举,他也是无法跻身仕途的。而充当举的人,当然是朝廷中人或乡党魁首,而他们所举,也自然是他们熟悉的人,于是,在这一选官制度下,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常举与自己亲近的人,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家族或地方势力。至汉魏之际,曹操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其目的就在于规范以“察举”为核心的选官制度。察举制度推行的必然结果,是地方势力的扩大和家族的中兴。魏晋南北朝中后期的察举,是要以家谱等为依据的,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上品无寒门”的局面。随着地方和家族势力的兴起,与之相伴的,是那些获益的家族必然想方设法地去巩固其既得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他们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特权。当他们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地位获得巩固的同时,也要寻求在文化领域的特殊地位。如果说汉代的班氏(班彪、班固)父子的相承为史为文,还具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的话,那么如后来的王氏家族、谢氏家族等,在这一意义上,则具有了必然性。在获得了政治、经济的垄断地位或相对优势之后,他们也必然追求在文化上的垄断地位或相对优势,这恐怕是汉魏六朝文学家族兴起与繁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两汉至魏晋六朝,文学步入了它的自觉时代,人们把文学创作视为一件大事,如曹丕所言:“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与王朗书》)又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

论·论文》)除了建功立业留名青史外,另一重要的不朽事业就是文学创作。这一认识激发了人们的文学创作热情,这当是这一时期文学家族兴盛的另一原因。

家族内部对其成员文学素质的重视也是原因之一,汉魏六朝文学家族的兴盛是与这些家族对子弟有意识的培养分不开的。比如谢氏家族,家族中的长辈常聚集子弟,对他们进行文学教育。《世说新语·言语》第71条记载了谢安“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事,《南史·谢弘微传》又载谢混与子侄们的“乌衣之游”：“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晦、曜、弘微以文义赏会,常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以文义赏会为主的乌衣之游,是历代传诵不衰的佳话。又如作为帝室的曹氏和萧氏家族,他们能够文人代出,也是与曹操和萧衍对子弟的教育分不开的。曹操在戎马征战之间,网罗了大批的文人,他把这些文人封为其子的属官,如刘桢就曾为五官中郎将文学、平原侯庶子,徐干曾为五官中郎将文学,应玚也曾为平原侯庶子、五官中郎将文学。这些人的文学创作当然对曹丕和曹植有着相当的影响:一方面培养了他们对文学的爱好和创作的热情,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与文士的交往中获得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知识和技巧。这一点,在萧衍的几个儿子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萧统、萧纲、萧绎在被立为太子或藩王时,年龄都很小,萧统为太子时才两岁,萧纲被封为晋安王时才四岁,萧衍指派了大批的文学之士做他们的属官。萧统独居东宫后,萧衍便指派了许多文士作他的师友,如王筠、刘孝绰、殷芸、陆倕、到洽、张缅等人;萧纲八岁领石头戍时,开始置佐吏,萧衍为他选了一批佐吏,这些人都是“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梁书·徐摛传》),如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刘之遴、刘遵等人;对萧绎也是如此,萧绎封为湘东王时,萧衍也选了一批文学之士做他的属官,其中就有到溉、鲍泉、萧介等人。这些人一方面帮助他们料理事物,另一方面也是要他们受到耳濡目染的熏陶。当萧衍将到溉介绍给萧绎时就说:“到溉非直为汝行事,足为汝师。”(《南史·到彦之传》)或许,像谢氏、梁帝室萧氏这样的家族具有特殊性,其实,汉魏六朝时期其他文学家族的情况也是与此相似的,比如庾於陵对庾肩吾的奖掖,《梁书·庾肩吾传》有载,庾於陵对庾肩吾的友爱、激励,无疑对庾肩吾的文学活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以上是简单的分析,当然,影响汉魏六朝时期文学家族的发生、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这里,我们只是略举而已。唐宋时期及明清时期又有其不同于汉魏六朝时期的特点,比如世家大族的衰落、比如科举取士制度的建立等等。不仅不同阶段文学家族的发生发展有各自的特点,而且,每一个文学家族的发生发展也各具特色,此处,就不一一罗列。

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学家族，无论是在文学创作的实绩还是在文学的理论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曹操父子的创作，就代表了当时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而且，在他们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建安风骨”，又是后世规摹的典范，至今让人神往。又如明代的公安三袁（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兄弟，他们领导的文学流派——公安派，波澜壮阔，他们的文学创作——诗歌、小品文，是明代文学无法回避的话题，他们提出的文学理论，如“独抒性灵”，又开一代风气。

中国古代出现的众多文学家族，是中国文学史及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这一道风景，对于依恋“家园”、有着浓烈“家园”心理意识的我们来说，它无疑有着特殊的魅力。本来，“家园”二字，对于我们，就已是无比温馨的了，无论是身体所居，还是精神所栖，我们都无法与之割舍。而在家园深处，又闪烁着这样多的文学之星，居于其间，清风朗月之下，花木幽篁之间，听着他们沉醉的吟哦，那该是怎样的诗意与浪漫啊！

然而，遗憾的是，还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的文学或者文化现象加以审视和研究。我们不揣浅陋，在此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一次粗线条的爬梳，并把它奉献给读者。必须承认，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本书存在许多不足，但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尝试，为再进者作一前进的阶梯。

编 者

目 录

在家园深处（代序）	1
怀文成帝典	
——汉之班氏：班彪、班固、班婕妤、班昭	1
总校群书立新学	
——汉之刘氏：刘向、刘歆	13
乱离悲才情	
——汉魏蔡氏：蔡邕、蔡琰	25
文章轩冕	
——汉晋应氏：应劭、应瑒、应璩、应贞	36
铮铮建安骨	
——魏之曹氏：曹操、曹丕、曹植、曹叡	46
文士的无奈	
——魏晋阮氏：阮瑀、阮籍	64
命也可奈何	
——晋之潘氏：潘岳、潘尼	77
时艰尤负匡时志，才俊遭忌终丧身	
——晋之陆氏：陆机、陆云	96
浮世多悲歌	
——晋之张氏：张载、张协、张亢	112
郁郁涧底松	
——晋之左氏：左思、左棻	121

庭满芝兰

- 六朝谢氏：谢混、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朓 133

寒门俊秀

- 刘宋鲍氏：鲍照、鲍令暉 162

翰苑华望

- 南北朝庾氏：庾肩吾、庾信 172

帝王文学宫体诗

- 梁皇室萧氏：萧衍、萧统、萧纲、萧绎 184

岁月如流，人生几何

- 梁陈徐氏：徐摛、徐陵 204

儒道两参

- 隋唐王氏：王度、王通、王凝、王绩 221

父“闲”子“痴”擅词坛

- 宋之晏氏：晏殊、晏几道 234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 明代公安袁氏：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248

“理学名家”三公子

- 明代吴下冯氏：冯梦桂、冯梦龙、冯梦熊 270

从文章大家到节义楷模

- 明代归氏：归有光、归庄 292

“一门四杰”

- 近代义宁陈氏：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 307

- 后记 328

怀文成帝典

——汉之班氏：班彪、班固、班婕妤、班昭

汉之班氏，据班固自己在《汉书·叙传》中说：其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先祖班壹，秦始皇末避地楼烦，百余岁乃以寿终。班氏家族传至西汉末、东汉初，成为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家族，这不仅因为班超以征服西域封定远侯，为加强汉与西域各民族的交流和联系作出了巨大贡献，更因为从这个家族中走出了四位在当时及后世都很有影响的文学家。成帝妃班婕妤，是历史上著名的女才子，班彪、班固父子，文章史才俱为一时之俊，他们不仅以《汉书》流芳千古，诗赋文章也堪称大家。班彪之女班昭，也是一位才华卓绝的才女，他在父兄死后，续完《汉书》的八表及《天文志》，也留下了许多诗赋之作，是“古今列女文学之宗也”（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第二编第三章）。

一、班彪：沉重好古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祖父班况，举孝廉为郎，累功官至上河农都尉，后入为越骑校尉。父亲班稚，汉哀帝时为西河属国都尉，迁广平相；平帝时，王莽擅权，班稚害怕惹祸及身，归相印，补为延陵园郎。

班彪少年时代就“沉重好古”，喜欢旧章典籍，随从兄班嗣一起游学。那时的班氏家族，家中殷富，又有大批朝廷赏赐的书籍，许多学士才子，都远道慕名而来，拜访他们或跟随他们学习。其中就包括后来著名的学者、文学家王充、扬雄等人。

公元25年，汉更始帝被杀，长安一带大乱，刚刚二十出头的班彪，便携家避难河西。当时隗嚣拥众占据天水地区，班彪便投靠了他。隗嚣知道班彪熟谙历史，于是就向他询问当今之世，与周亡之后的战国是不是相似之处，希望从班彪那儿听到自己是“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的人。但班彪却说：“……方今雄杰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后汉

书·班彪传》)但隗嚣对他的解说很不以为然。于是班彪见自己未能取信于隗嚣,又著《王命论》劝说隗嚣,但终未被隗嚣所接受,他便离开了隗嚣,避地河西,投靠河西大将军窦融,窦融辟他为从事,对他很是尊敬,待之以师友之礼。班彪非常感激,为他“画策事汉”(《后汉书·班彪传》)窦融上报朝廷的奏章,都出自班彪之手,深受皇帝的喜爱。后来,窦融回到京城,汉光武帝询问窦融,以前上奏的呈折出自谁手,窦融如实以对,光武帝对班彪的才名早有所闻,这次又听窦融之言,于是便召见了班彪。举司隶茂才,拜徐令。后因身体病患去官。

建武二十三年(47年),玉况为司徒,闻班彪才名,辟之入府,班彪为官,总是尽心尽力,他常以自己所熟悉的历史事实,作为很好的材料,讽劝上级和朝廷。在做玉况属官时,他有见于“东宫初建,诸王国并开,而官属未备,师保多阙”(《后汉书·班彪传》)的现象,便上书言事,文中多征引古例,有很强的说服力,让人信服。于是,他的建议上奏之后,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班彪在玉况府上做了很长时间的属官,后出为望都长,躬亲政务,深得当地吏民的尊敬和爱戴。建武三十年,死在任所。享年五十二岁。

班彪从小就耽玩典籍,对历史十分爱好,不论在什么时候,他都十分注意收集历史资料。司马迁的《史记》流传后,由于他记事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太初以后,则缺之。不少学者都尝试着对它进行叙补,其中就有刘向父子、扬雄、史岑等人。但班彪认为,这些续补之作都“不足以踵继其书”(《后汉书·班彪传》)于是他以自己多年来积累起来的资料和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这个接续《史记》的《后传》,就是后来其子班固作《汉书》的基础。

二、班固:志承父业

班固字孟坚,自幼颖悟,很早就在父亲的指导下阅览古籍旧典,诗赋文章。到他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属文诵诗赋”了(《后汉书·班固传》)。十三岁时,王充见到他,拍着他的肩背,对其父班彪说:“此儿必记汉事”(谢承《后汉书》)。十六岁,入洛阳太学。在太学中,他更利用这个良好的环境,醉心于学习,广涉博览,“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后汉书·班固传》)。深得儒耆的称赏。

班固二十三岁时,父亲班彪病逝,班固随父亲灵柩还乡。在家中度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有了完成父亲未完的续书事业的打算。据《后汉书·班固传》载云,他见其父:“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并

开始着手准备。

永平初年，东平宪王刘苍以宗室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广延天下英雄俊杰，班固也在这时进入了东平王的幕府，在幕府中，他上言刘苍，并在上言中，向刘苍荐举了许多当时著名的才智之士，如桓梁、晋冯、李育、郭基、王雍、殷肃等人。刘苍对其荐举和意见很是重视并加以采纳。

永平五年（62年），有人上书汉明帝，控告班固私自撰写国史，班固因此被捕下狱。后经其弟班超陈述和郡守把班固所作呈献于明帝，明帝了解了班固之举的意图，甚为赞赏，于是将他召至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后转迁为郎，典校秘书。这期间，班固又撰写了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人的事迹，作成载记，列传二十八篇，上奏之后，于是皇帝命他完成《汉书》的著述。

为著作郎后，班固很受皇帝的赏识，“遂见亲近”。当时，都城洛阳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而关中的父老，仍希望把都城设在长安。这引发了一场争论，班固认为定都于洛阳是有很多好处的，于是，他仿效司马相如、东方朔的作法，“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后汉书·班固传》）。

汉章帝时，因汉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深得汉章帝的信任和赏识，“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后汉书·班固传》）。章帝常带着班固巡行或狩猎，并让他作赋为颂以助兴。朝廷上每有重大学术活动，也让班固参与辩论，常对他进行特别的赏赐。然而，虽然班固得到皇帝的宠信赏识，但他心中却有些不满和自伤。他认为自己承继父亲班彪之才学、事业，而官职却只是一个郎官。于此，他又联想到东方朔、扬雄的遭遇，认为自己和他们一样，都生不逢时，便作了《宾戏》一文聊以自慰与自解。

汉章帝建初三年（78年），班固迁玄武司马，建初四年，汉章帝召集诸王和儒生聚会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班固以史官兼记录的身份也参与了这次著名的讨论。这次会议是我国经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它进一步发展了董仲舒以来的今文经学，把西汉末以来兴起的纬讖学抬高到和经书同等的地位，把儒家经典进一步宗教神学化了。这次会议之后，班固整理了讲论的资料，撰成《白虎通义》一书。

班固后因母亲去世而去官还家。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任命班固为中护军，随军为参议之士，当时，北单于听说汉军出击，便派使者在居延要塞迎候。准备仿效呼韩邪单于的作法，向汉朝称臣。窦宪派班固行中

郎将事，带领数百名骑兵前往居延塞迎接匈奴使者。不巧的是，正在这时，南匈奴出兵北匈奴，于河云地大破北匈奴。这个消息传来，班固等人已行至私渠海，他们只好停止了前进，并返回营地。这次出征，班固还登临燕然山，刻石勒功，并作《封燕然山铭》，以纪此次出征之功。

永元四年（92年），窦宪因阴谋叛逆被迫自杀。班固因是他的属官而被牵连免官，退居家中。洛阳令种竞因班固的家奴曾辱骂自己而早已怀恨在心，此时见班固失势，便借机将他收捕系狱，班固因无法承受这种打击和屈辱，死于狱中，其年六十二岁。

班固从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开始着手在其父班彪《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前后共二十五年，基本完成了《汉书》的撰写。到其去世之前，他一直在对其书稿进行修订和补写，其死之日，仍有八表和天文志还未改定。后由其妹班昭续完。可以看出，终班固之一生，自他立志完成父亲未竟之业时开始，他一直在进行《汉书》的撰写，《汉书》倾注了他一生的主要精力。

三、班婕妤：团扇才人

班婕妤，《续列女传》云：“左曹越骑校尉班况之女。”则班婕妤为班彪之姑。汉成帝即位之初，因她有才色，选入后宫。刚入后宫时，为少使，因其才貌俱佳，颇得汉成帝的欢心，不久便被封为婕妤，居住在后宫有名的增城舍。汉成帝时常幸临。后班婕妤有孕，生一子。成帝的后宫，极为淫靡混乱，嫔妃之间为争宠而明争暗斗，为了争宠和邀宠，打击别人，常常使用极为残忍的手段。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杀死别的嫔妃所生的孩子，这种现象，在后来赵飞燕姐妹获宠之后尤为厉害。这种不幸的事也发生在了班婕妤身上。班婕妤的孩子出生之后不久，就被人偷走而不知所终。班婕妤因此十分伤心，但她对此也毫无办法。

班婕妤知书达理，在深受汉成帝宠纵的岁月里，也从不恃宠骄横，为所欲为，有时，还对汉成帝的某些行为进行委婉的劝说。有一次，汉成帝乘坐华丽的皇室车马在后园中游玩，他让班婕妤与他同乘一车。婕妤不愿乘坐，并用古代例子讽劝成帝。她说：“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汉书·外戚传》）她认为，贤圣的君主，身边应该时时有名贤的大臣而不是女色。汉成帝听完她的话，觉得她说得甚为有理。班婕妤不与皇帝同车而游之事传到太后那里，太后也觉得班婕妤做得很对。并高兴地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鸿嘉后，汉成帝渐渐疏远了班婕妤，开始宠爱赵飞燕姐妹。班婕妤虽十分感伤，但却十分平和，平时以读书作诗消度时光，有机会进见时，也同样依循古代礼制。鸿嘉三年（前18年），赵飞燕为了达到当上皇后的目的，在汉成帝面前诬告许皇后和班婕妤“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汉书·外戚传》）。汉成帝大怒，废除许皇后，并将班婕妤囚禁，考问“祝诅”之事，婕妤说：“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无知，愆之何益，故不为也。”（《汉书·外戚传》）婕妤的回答有理有据。且在她的回答中，也表露了她与人无争的平和和娴淑的胸怀。汉成帝听完她的话，也认为十分在理，对她又生怜悯之意，便释放了她，并赐给她黄金百斤。

经过这件事后，班婕妤对后宫争斗的残酷无情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许皇后被废之后，赵飞燕姐妹更加骄横放纵，更加肆无忌惮地打击排挤那些有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人。班婕妤认识到总有一天，赵氏姐妹还会对自己下手，为了远离是非，他向汉成帝请求到长信宫去供养太后，汉成帝答应了她的请求。于是班婕妤从此住进了长信宫，以典籍自娱，以诗文自伤自悼，消磨漫长而无聊的时光。

汉成帝死后，班婕妤又被派充奉园陵，陪伴死去的汉成帝，并在幽怖的陵墓园陵中终了她的一生。死后，葬于陵中。

班婕妤的人生经历和遭际，其实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代帝王后宫嫔妃的普遍遭遇。她们或许凭借才华美貌，能赢得帝王的一时亲睐或宠信，但终会因人老色衰或其他种种原因被无情地抛在一边，渐渐被人忘却。班婕妤曾经作《怨歌行》诗，抒写自己的遭遇，以“团扇”自比。这首诗后文将有介绍，此不赘述。班婕妤的人生遭遇和她的“团扇”之喻，成为后代诗人宫怨题材常用的典故之一。

四、班昭：女师“大家”

班昭，字惠班，一名姬，所以人们又常称她班姬，她是班彪之女，班固之妹。班昭自幼聪明好学，从小就跟随父兄学习，博涉古今，是当时著名的女才子。据《女诫·序》云：“年十有四，执箕扫于曹氏。”班昭十四岁时嫁与同郡曹世叔为妻，无奈红颜薄命，世叔因病很年轻就去世了，留下班昭和他年幼的儿子曹成。班昭恪守礼法，居于曹家，供养世叔的父母，养育自己未成年的孩子。

班昭从小跟随父亲班彪和兄长班固学习，深受其父兄影响，对前汉之事也颇

为熟悉，其兄班固死时，《汉书》已基本完成，但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改定。汉和帝知道班昭有父兄的学问和知识，就下诏由她继续完成父兄未完成的《汉书》。其实，班昭明白，《汉书》是父兄心血的结晶，眼见父兄之书未完，她也有继续父兄未完世业的愿望，接到诏令后，她就来到汉代国家藏书中心“东观”，投入了续写工作，不久便完成了任务。

《汉书》完成后，刊行于世，由于班氏家族中撰写《汉书》的班彪、班固都学问精深，博谙古事，他们用字行文也多用古语，这使得《汉书》比较难读。而只有班昭是其父兄学问的继承者，对此最为了解，所以，当时研习《汉书》之人，遇到困难，就常向她请教。如后来著名学者马融兄弟，就曾先后跟随班昭，学习《汉书》。

班昭熟悉礼法，是十分虔诚的礼教维护者，她不但自己恪守礼法，还希望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女儿也如此。她曾说：“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于是，她作《女诫》七篇，作为女子的行为准则。班昭的《女诫》对当时及后世妇女都有不小的影响，马融看了她的《女诫》，认为很好，也把它用来教育自己的儿女。和帝知道她明晓礼仪，召她进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并封她为“大家”。（《后汉书·列女传》）

班昭的《女诫》显然是束缚妇女的精神枷锁，在今天看来是没有必要，甚至是有危害的。但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多妻制度下，对调整妇女之间的关系，却也有一定的作用。

班昭博学，知书达理，兼善辞赋，朝廷每当有贡献珍异之物，和帝常请她为之作赋，颇得和帝的尊敬。元兴元年，汉和帝死后，邓太后临朝，每有大事，也常向她征询意见，或与之商议。如永初中，邓太后兄大将军邓骘母亲病逝，上书请求还乡，邓太后有些犹豫不决，便向班昭请教，班昭便以古训旧典，历史事实，向邓太后陈说，劝她同意邓骘还乡，邓太后看了她的上疏后，认为甚有道理，便同意了邓骘还乡的请求。据《后汉书·列女传》班昭“年七十余卒”，她去世后，邓太后也为她“素服举哀”，并派使者为她监护丧事。班昭育有一子，名曹成，以班昭之故，封关内侯，官至齐相。

班昭是一个很重亲情的人。班昭的另一兄长班超，为西域都护，长期驻守西域，达三十余年，后年老，思归故里，班昭得知其兄之心，为了帮助其兄实现愿望，她四处奔走，并给和帝写了一篇情辞恳切的上书，和帝看完她的上书，甚为感动，就答应了她的请求，让班超回到了中原。

五、家学薪传

《汉书》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历史著作。《史记》是一部上起中华始祖皇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的一部通史。《汉书》承继《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的断代形式，其后中国历代正史都遵从之而不能改易。可以说，班氏家族对中国历史学有着巨大的贡献，《汉书》是班氏家学薪传的结晶。

班彪沉重好古，“才高而好述作”（《后汉书·班彪传》），尤其对古事有着极大的兴趣，《后汉书·班彪传》说他“专心史籍之间”。班彪的这一爱好，影响了他身边的孩子们，班固、班昭的学问，深得父亲的精髓。

班彪有见于《史记》记事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而当时的续写之书又“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于是产生了创作一部可以与之匹敌的续书的愿望，并把自己的为学方向集中于此。他曾作论一篇（见《后汉书·班彪传》），阐述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这篇论成为他《后传》也同时是后来班固《汉书》及班昭续作的指导思想。班彪既立志于此，他便开始了广泛收集材料的工作，“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并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整理，可惜的是，在他初成十篇后，就去世了。

班固了解父亲，知道写一部承继《史记》之作，是父亲的心愿，父亲去世后，他扶柩还乡，也就在这时，他立志完成父亲的世业：“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后汉书·班固传》）并开始了撰写工作。

班固写作《汉书》的指导思想是依承其父的，这一点，从《汉书·叙传》中班固的论说就可以看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这和班彪在其论中所说的“……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是相同的。

永平五年，有人上书明帝，状告班固私自改作国史，班固被捕入狱。他的弟弟班超，怕他被系狱中，无法自明，就亲自到长安，向明帝陈说班固著书的意图和班氏家族父子前后相继作《汉书》的情况。听完班超的陈说，明帝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妥，赞成作《汉书》，就放出了班固，还任命他为兰台令史，继续《汉书》的写作。经过这次事件，《汉书》的撰写实际上获得了朝廷的认可和同意，得到了官方的支持。这对《汉书》的写作是有帮助的。最重要的就是，班固获得了利用国家藏书的权利。

班固完成了《汉书》的绝大部分，到他去世时，只有八表和天文志还未完成。完成八表和天文志的任务就落到了熟悉父兄、深谙家学的班昭身上。班昭最后续完了《汉书》，并担当起了传播和疏解《汉书》的责任。前面我们提到的教授马融、马续兄弟，就是例证。

《汉书》不仅仅是一部史学著作，在文学史上，它也是有一席之地的。

《汉书》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对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汉书》传写人物，常常以生动的生活细节和生活琐事来表现人物，突出他们的性格。如《张禹传》通过叙写张禹的日常言行，围绕着他“持禄保位”的心理，用一个个细小之事，活画出一个在“为人谨厚”、“为天子师”外衣掩饰下庸俗、虚伪、阴险的灵魂。又如《陈万年传》，作者以陈万年病重，教训儿子一事来表现他“善事人”的性格特点，甚为生动：“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万年任为郎。有异材，抗直，数言事，刺讥近臣，书数十上，迁为左曹。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

《汉书》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这些人物传记，成为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又如《苏武传》，作者通过一系列生动的事例和情节化的叙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为利诱、艰苦卓绝的精神，赞扬了他的民族气节。文中作者还用对比的手法，即以李陵和苏武作对比，突出人物的品性，十分生动感人。又如《朱买臣传》，传中通过朱买臣失意和得意时不同的精神面貌和人们对他的不同待遇的描述，揭示了世态炎凉，也活画出了一个封建时代丧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请看下面一段：

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有顷，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买臣遂乘传去。

其他如《盖宽传》、《东方朔传》、《霍光传》、《王莽传》、《外戚传》等也都相当精彩。